

南阁的祭酒 彼岸的大娘

□张体义

“六书许祭酒，三礼郑司农。”
“文字本源存叔重，书家宗尚在山阴。”
隶书家经常写的这两副对联中提到的“许祭酒”“叔重”指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。许慎字叔重，曾做过太尉南阁祭酒。
“大娘”现在一般指的是年长的妇女，但是如果在“大娘”前面冠以“公孙”二字，老年妇女马上就变成了“一舞剑器动四方”的美娇娘。
文章的标题把东汉的祭酒老夫子和唐代的舞蹈名伶拉扯在一起，是不是有点“关公战秦琼”的意思？有那么一点。巧合的是，南阁祭酒许慎、舞蹈家公孙大娘在不同的时空里曾经生活在漯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他们创造的辉煌在世界华人圈内至今余音不绝。

许慎最主要的功绩在文字上。
汉字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元素之一，但是直到今天，汉字的起源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
8000年前，在漯河这片土地上，贾湖的先民一边用七孔竹笛吹奏着优美的旋律，一边在龟甲、兽骨、陶器上刻画着某种神秘的符号。这些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目前认识不一，但这些符号表达了贾湖先人们的某种意图应该是无疑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刻画符号具备了后代文字的某些记录功能，尽管我们还没有掌握破译这些符号的密码。

风云变幻、世事沧桑。中国的文字不断发展成熟。从史前符号、商朝的甲骨文、周代的金文、秦朝的小篆、汉代的隶书，中国文字发展至汉朝隶书时，开始有了“汉字”的名字。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伟大的文字学家许慎横空出世了。

许慎穷半生之力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、说解字义、辨识声读和考究字源的字书《说文解字》，被后世誉为“字圣”。
《说文解字》刚一问世，就引起了当时学者的重视。本篇文章开头对联中的“三礼郑司农”就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，郑玄注释“三礼”时就常常引证《说文解字》。自唐代以后，一切字书、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要依据《说文解字》。《说文解字》使中国的汉字走向了“规范”。

中国人经常把“汉唐”并称，唐代非常重视《说文解字》，将《说文解字》定为考试科目，与使用文字的规范相一致的是书法考试楷书。由于科举的推动，唐朝成为中国楷书的黄金时期，“欧柳颜赵”四大楷书家唐代独占其三。
在楷书一统天下的唐朝，一个并不擅书法的郾城女子的出现改变了唐代书法的格局和面貌。

这个女子就是擅长“剑器舞”的公孙大娘。
公孙大娘虽然多才多艺，名动京城，但她更多的时候生活在别人的记录中，成为其他艺术高峰的营养点，只见其舞，不见其人。
她首先活跃在唐诗中，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诗圣杜甫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。

杜甫幼时曾生活在郾城，有人考证在郾城彼岸寺看到了公孙大娘的剑舞，竟然惊绝了半辈子。待到在四川白帝城见到公孙大娘的徒弟临颖李十二娘的舞蹈，感慨世事沧桑，再也抑制不住创作的激情，写下了千古绝唱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。诗人以神来之笔，通过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比拟，描绘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时的逼人气势。

和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专为女性艺术家“写真”不同，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则是为8位男文人勾勒出的速写。在两首诗歌中，杜甫都提到了“草圣”张旭。

“张旭三杯草圣传，脱帽露顶王公前，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张旭的狂草笔意奔放，体势连绵，而且善于融入书写时的不同情感，“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挥毫发之”。

张旭和公孙大娘也是由渊源的，他不是郾城而是在邺县多次见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，杜甫在诗序中说：“昔者吴人张旭，善草书帖，数常

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，自此草书长进，豪荡感激，即公孙可知矣。”
张旭和公孙大娘是否相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两位艺术天才的艺术却是想通的。张旭从剑器舞中悟到了放纵飘逸、若疾乍徐、缓急轻重的节奏和线条倏散、笔断意连、跌宕欹侧的草书结构，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剑舞中的笔意，“意自公孙剑中得”。

在草书上，怀素和尚与张旭并称“颠张醉素”，奇妙的是，怀素同样受到了公孙大娘舞蹈的熏染而草书大进，怀素从剑器舞“顿挫之势”中感悟到了书法“低昂刚翔之状”。

如果说草书和剑器舞在“挥洒”上有相通之处，据说画圣吴道子也从剑器舞中受到启发，足见公孙大娘舞蹈艺术的感染力了。

一个女艺人竟然影响了中国的诗圣、画圣、草圣，应该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绝响了。

公孙大娘用她的肢体语言将张旭、怀素等人“度”到了艺术的彼岸，杜甫、张旭、怀素也用他们的文字、书法艺术将公孙大娘“转瞬即逝”的动态艺术带到了历史的星空中。

公孙大娘也好，“颠张醉素”也好，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扎实深厚的传统功底、自由开放的心态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。

公孙大娘是极具艺术天赋的舞蹈家，而且是善于纳西融东、从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的天才舞蹈编导。她的《西河剑器》《剑气浑脱》《裴将军满堂势》都是中原与西域舞蹈、剑术与舞蹈、杂技与舞蹈的有机融合诞生的奇异艺术之果。

“颠张醉素”，他们不是喝醉后的狂涂乱抹，酒只是他们情绪的催化剂。张旭师法“二王”、张芝，以继承魏晋传统而自豪。怀素为了练基本功蕉叶写字、废笔成家。他们呼天抢地的挥洒，宣泄的是如奔雷闪电似的情绪，看似随手万变，始终不离魏晋法度。

任何学术、艺术的创新都不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，离开传统的臆造带来的只能是混乱与喧嚣。

许慎生活的时代，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争执不下，社会上文字使用、解读充斥着各种迷雾与混乱。许慎因此发奋著《说文解字》，目的是为中国文字、中国文化正本清源，让后人能掌握认识汉字文化源头和根本的钥匙。

中国的汉字文化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混乱与磨难。当下，数字技术的普及给汉语的规范、纯洁带来了极大的冲击，悲观者甚至发出了“汉字危矣”的喟叹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当代许慎新著“说文”的时机到了。

大师满天飞的时代没有大师。艺术界扛着“大师”的虎皮招摇撞骗的为数不少。真实的形象是“只有高原、没有高峰”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想想南阁的祭酒、彼岸的大娘，也许会有所启发。



▲雨中秋意

胡鸿丽 摄

一个人的长征

□陈 曦

没有去过大别山的人，对发生在那里的长征故事不会有特别深的感情。去年11月，我有幸到大别山重走长征路，感受那个年代里的奋斗精神。

参观、体验、感受，在信阳新县大别山的几日，庄严的氛围贯穿始终，一行十多人除了到宿营地休息时有些许放松，全程压抑、严肃，多少有些悲怆的味道。而回来之后让人心怀感激、念念不忘的是，每当听到、看到与长征有关的消息，我都会下意识地产“我看见、我懂得、我热爱”的自豪感来。

长征是彪炳史册的壮举，它打破了人类所能够承受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：每天要行走100多公里的路——相当于围着400米的塑胶跑道跑300多圈，而且全年无休坚持两年半！在这期间，不但要克服缺衣少粮的困境，与恶劣的天气、地理环境做斗争，还要不断与各路敌人短兵相接。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位红军战士牺牲，出发时30多万人的红军队伍，到达延安时只剩下3万多人。多少红军将士蹈死赴黎明，多少热血儿郎奉献铸忠魂！

尽管条件艰苦恶劣，竟然还有人在与大部队失联时，坚持一个人走完了剩下的长征路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坚持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？

坚持一个人走完长征路的红军战士叫罗明榜。从百度百科的介绍来看，罗明榜出生于1910年，19岁便参加了红军。他在战斗中浴血奋战，九死一生，曾带领战士解救过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，曾在战斗中受伤，被战友误认为牺牲。他还三次过草地、爬雪山；在去延安的路途中，他三次被国民党抓丁，最后都成功逃脱。1955年，他退伍，回到了阔别24年的家乡。2015年6月3日凌晨2时，信阳百岁老红军团长罗明榜逝世，享年105岁。

几句话就介绍了老红军的一生。我们很难还原他的生活轨迹。因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没有微博微信客户端，也没有QQ空间，不能像现代人一样每天发出自己的动态与大家互动。他只是靠着心中对革命的信仰、对光明的信仰，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走完了漫漫长征路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他不但一个人走完了剩下的长征路，还在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战争。退伍后他放弃唾手可

得的优渥生活，选择转业回到信阳老家，种地耕田，间或从事红军事迹的宣传，不求名利，活得简单而纯粹。

他的事迹已被拍成了纪录片《一个人的东征》，在央视播放。现在当你循着他的足迹，亲耳聆听后人讲他的长征故事时，会感到深深的震撼。被反复提及的一个细节是：在一次被国民党抓住后，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敌人对他日夜提防，周围也布满了电网，插翅难飞。一心想要完成长征的他，时刻寻找逃走的机会。终于，他发现厕所下面的土稍微松软些，适合挖地道，从电网下面钻出去。于是一天晚上，他趁着放风的机会开始挖。在探照灯的逡巡下，他不敢动作太大，也无法使用任何工具，只能凭双手奋力挖土、挖掘，在土下的木桩，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露出骨头也没有停歇。最后终于挖通了地道，胜利逃脱。

老红军罗明榜的事迹之所以让人记忆深刻，是因为他独自面对困境时的选择和坚持令人动容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而罗明榜知道自己必须去做什么才能完成信仰，于是无论多么艰辛，他都不辞劳苦，最终到达。他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在面临绝境时独特的韧性——打不倒、摧不垮。

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陷入不同的困境。我们会感到无助、彷徨，甚至完全失去了方向。这个时候，就要像罗明榜一样，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出发，即使没有人支持，没有人要求必须到达，也要一个人走下去。朝着胜利的方向，不忘初心，勇往直前。



中州抗战纪念馆杯

“弘扬长征精神争当有志青年”征文



作品选登